

# 天马一曲村墓地用鼎簋礼的考察<sup>[1]</sup>

□ 谢尧亭

天马一曲村墓地包含两个墓地,一个是北赵的晋侯墓地<sup>[2]</sup>,一个是曲村北的曲村墓地<sup>[3]</sup>。在这两个墓地发现了大量的贵族墓葬,大多数保存完整,晋侯墓地有8座墓葬被盗,曲村墓地发表的青铜礼器墓葬均未被盗,在客观上为考察鼎簋使用礼提供了条件。我们知道在西周时期,用鼎簋数量的多少和墓主人的地位或身份有一定的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周代用鼎礼已经做了较多的分析总结<sup>[4]</sup>,但是周代的用鼎礼究竟是怎样的,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还需要随着材料的丰富进行不断的探讨,特别是西周时期,研究相对薄弱,我想从天马一曲村墓地这个个案出发进行考察,以了解当时鼎簋使用的实际情况,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也许对相关的研究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 一、鼎簋的分类<sup>[5]</sup>

鼎的分类:A1方角方鼎,A2圆角方鼎,Ba1垂圆腹纽耳有扉棱鼎,Ba2垂圆腹纽耳无扉棱鼎,Bb1垂圆腹平耳有扉棱鼎,Bb2垂圆腹平耳无扉棱鼎,Ca1直垂腹纽耳有扉棱鼎,Ca2直垂腹纽耳无扉棱鼎,Cb1直垂腹平耳有扉棱鼎,Cb2直垂腹平耳无扉棱鼎,D折腹鼎,E扁圆腹鼎,F1圆腹立耳鼎,F2圆腹附耳鼎,G分裆垂圆腹鼎,H1直腹立耳有扉棱鼎,H2直腹立耳无扉棱鼎,I扁足温鼎,J敞口浅腹纽耳鼎,K带盖分裆柱足鼎,L浅平盘鼎。

簋的分类:A敞口垂腹双耳簋,B敛口垂腹双耳簋,C敞口圆腹双耳簋,D1敛口直垂腹贯耳簋,D2敛口直垂腹双环耳簋,E敞口斜腹双耳簋,F1敛口鼓腹双桥形耳簋,F2敛口鼓腹双环形耳簋,G敛口

垂腹四耳簋,H1垂腹桥形耳矮圈足方座簋,H2垂腹桥形耳高圈足方座簋,I垂腹附耳方座簋,J敞口竖直腹双耳簋,K鼎式簋,L圈足三足簋,M敞口斜直腹无耳簋,N附耳浅鼓腹簋,O1直腹双环耳三矮足簋,O2直腹桥形耳圈足簋,P敞口垂腹无耳簋,Q卣形簋。

## 二、晋侯墓地的鼎簋使用情况

晋侯墓地共发掘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发表资料主要为简报,报告尚在整理,因此本文的分析受到一些客观材料的制约。

M114被盗,方鼎2,其中一为方角方鼎,一为圆角方鼎,鼎耳皆非纽耳,瓦纹簋1。(鼎A1,A2,簋F1)。早期。

M113为8鼎6簋,报道方角方鼎1,直垂腹圆鼎2,垂圆腹无扉棱鼎1,皆非纽耳。簋2,形制不同。(鼎A1,Cb2,Cb2,Bb2,簋A,J)。早期。

M9有铜鼎、簋,具体不详。中期。

M13为5鼎4簋,有二温鼎,其余具体不详。(鼎I、I)。中期。

M6被盗,不详。中期。

M7被盗,不详。中期。

M32被盗,不详。中期。

M33被盗,不详。中期。

M91为7鼎5簋,不详细,有三件器种不辨。晚期。

M92为2鼎2簋,其中一鼎圆腹,附耳,非纽耳。余不详。(鼎F2)。晚期。

M1被盗,收缴鼎1,直垂腹,纽耳。(鼎Ca2)。晚期。

M2 被盗 鼎 1 直垂腹 耳残。(鼎 C)。晚期。

M8 被盗 鼎 1 簋 2 其中鼎为圆腹 附耳 非纽耳。簋形制、大小、纹饰、铭文基本相同。(鼎 F2 簋 H1 H1)。晚期。

M31 为 3 鼎 2 簋 其中 3 鼎形制基本相同 大小相次 圆腹立耳。2 簋形制大小相同。(鼎 F1 F1 F1 簋 F1 F1)。晚期。

M62 为 3 鼎 4 簋 其中 3 鼎大小相次 圆腹附耳。4 簋形制、大小相同。(鼎 F2 F2 F2 簋 F1 F1 F1 F1)。晚期。

M64 为 5 鼎 4 簋 其中 2 鼎器形、铭文相同 4 簋形制、花纹相同。(鼎 H1 H1 簋 I I I I)。晚期。

M63 为三鼎二簋 具体不详。晚期。

M93 为 5 鼎 6 簋(实用) 另 1 鼎 1 簋为明器。其中 5 鼎形制、纹样相同 大小相次 圆腹附耳。明器鼎为圆腹立耳。6 簋均相同。(鼎 F2 F2 F2 F2 F2 明器鼎 F1 簋 F1 F1 F1 F1 F1 明器簋 F1)。春秋早期。

M102 为 3 鼎 4 簋(实用) 另 1 鼎 1 簋为明器。其中 3 鼎形制、纹样相同 大小相次 圆腹立耳。4 簋形制、纹样、大小均相同。(鼎 F1 F1 F1 簋 F1 F1 F1 F1)。春秋早期。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 鼎和簋在规格和数量上是不同的 其造型和纹饰随其功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列鼎<sup>④</sup>与列簋具有不同的内容 为什么列鼎是由大到小排列 而列簋则形制相同 这可能与其功能和标示的意义不同有关 其器物内置放食物内涵不同 标示其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其次我们从发表的材料看到 M31 时规格化的列鼎和列簋才能被确认 此前的墓葬或报道不详或被盗不详 则无法知道其具体情况。

### 三、曲村墓地的鼎簋使用情况

曲村墓地共发现青铜礼器墓葬 47 座 其中四鼎墓葬 1 座 三鼎墓葬 4 座 二鼎墓葬 5 座 一鼎墓葬 31 座 无鼎墓葬 3 座 锡鼎墓葬 3 座。

M6081 四鼎二簋。方鼎 1 垂圆腹鼎 1(纽耳 口径最大) 形制相同的浅腹鼎 2。随葬的 2 件铜簋 形制相同 纹饰一致。甗为纽耳。(鼎 A1、Ba2、E、E 簋 A A)。1 段。

M6069 三鼎一簋。三件鼎皆为圆鼎 形制、纹饰各异。一件腹略外鼓 另两件腹直垂 但腹的深浅大小和装饰皆不同 有一件为纽耳 其口径最大。甗为

纽耳。(鼎 Ca2、Cb1、Bb2 簋 A)。1 段。

M6195 三鼎二簋。三件鼎皆为圆鼎 形制、纹饰各异 大小不同 但不成列。垂圆腹鼎一件 直垂腹鼎二件 一为纽耳 口径最小 一为平耳。二簋形制完全相同。甗为纽耳。(鼎 Bb2、Ca2、Cb2 簋 A A)。1 段。

M6210 三鼎二簋。三件鼎皆为圆鼎 形制、纹饰各异 由大到小 但不成列。其中有一件纽耳鼎 其口径居次。二簋形制相似 但差异明显 纹饰不同。甗为纽耳。(鼎 Ba2、Bb1、Bb2 簋 A A)。1 段。

M6308 三鼎二簋。三件鼎皆为圆鼎 形制、纹饰各异 大小不同 并不相次。直垂腹鼎 1 垂圆腹鼎 2。有一垂圆腹纽耳鼎 口径最大。二件簋形制纹饰均相同。无甗。(鼎 Ba2、Cb2、Bb2 簋 A A)2 段。

M5189 二鼎二簋。二鼎形制不同 一为圆腹 一为折腹 无纽耳鼎。二簋形制近同 非同次铸造 时间相隔不会太远。无甗。(鼎 F1、D 簋 B B)。6 段。

M6080 二鼎二簋。其中二鼎形制近似 直垂腹 但耳不同 一为纽耳 口沿、弦纹和底部铸痕也不同。二簋形制、纹饰相同。无甗。(鼎 Ca2、Cb2 簋 A A)。1 段。

M6197 二鼎二簋。二鼎形制不同 一为直垂腹 一为圆腹 纹饰也不同 无纽耳。二簋形制、纹饰大异。无甗。(鼎 Cb2、Bb2 簋 A C)。1 段。

M6214 二鼎二簋。二鼎形制不同 一为直垂腹 一为垂圆腹 后者为纽耳。二簋形制大异。甗为纽耳。(鼎 Cb2、Ba2 簋 A C)。1 段。

M6231 二鼎二簋。二鼎形制、纹饰不同 一为直垂腹 一为垂圆腹 后者为纽耳。二簋形制大异 一为直垂腹瓦纹簋 一为圆腹簋。甗为纽耳。(鼎 Cb2、Ba2 簋 A D1)。2 段。

M5150 一鼎一簋。鼎为圆腹 非纽耳。(鼎 F1)。6 段。

M6054 一鼎一簋。鼎为分裆 垂圆腹 非纽耳。(鼎 G 簋 J)。1 段。

M6071 一鼎一簋。鼎为垂圆腹 非纽耳。(鼎 Bb2 簋 E)。3 段。

M6105 一鼎 垂圆腹 纽耳。(鼎 Ba2)。1 段。

M6121 一鼎一簋。鼎为垂圆腹 纽耳 有扉棱。(鼎 Ba1 簋 J)。1 段。

M6126 一鼎 直垂腹 纽耳。(鼎 Ca2)。1 段。

M6127 一鼎一簋。鼎为直垂腹 非纽耳。(鼎 Cb2 簋 A)。1 段。

M6130 一鼎一簋。鼎为直垂腹 非纽耳。甗为纽

耳。(鼎 Cb2 簋 A)。2 段。

M6131,一鼎一簋。鼎为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 簋 A)。1 段。

M6179,一鼎,垂圆腹,纽耳。(鼎 Ba2)。1 段。

M6190,一鼎一簋。鼎为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 簋 C)。1 段。

M6235,一鼎,垂圆腹,非纽耳。(鼎 Bb2)。2 段。

M6204,一鼎(残片)。1 段。

M6242,一鼎,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1 段。

M6243,一鼎一簋。鼎为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 簋 A)。2 段。

M6384,一鼎一簋。鼎为折腹,非纽耳。甗为纽耳。(鼎 D 簋 F1)。3 段。

M6372,一鼎,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2 段。

M6390,一鼎,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5 段。

M6434,一鼎一簋。鼎为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 簋 J)。2 段。

M7003,一鼎,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2 段。

M7004,一鼎,直垂腹,非纽耳。(鼎 Cb1)。1 段。

M7014,一鼎,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3 段。

M7029,一鼎(残片)。4 段。

M7052,一鼎,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3 段。

M7092,一鼎,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3 段。

M7095,一鼎(残片)。4 段。

M7113,一鼎一簋。鼎为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 簋 G)。4 段。

M7146,一鼎,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2 段。

M7164,一鼎一盆。鼎为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3 段。

M7176,一鼎一盆。鼎为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3 段。

M7185,一鼎,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2 段。

M7005,锡一鼎一簋,鼎为直垂腹,非纽耳。(鼎 Cb2 簋 C)。1 段。

M6496,锡一鼎一簋(不能复原)。1 段。

M7165,锡一鼎一簋(不能复原)。2 段。

M6123,一鬲。2 段。

M7070,一簋。(簋 B)。5 段。

M7161,一簋。(簋 A)。1 段。

#### 四、晋侯墓地与曲村墓地鼎簋使用

将鼎簋共存类型列表如下：

	鼎 A1	A2	Ba1	Ba2	Bb1	Bb2	Ca2	Cb1	Cb2	D	E	F1	F2	G	H1	I	簋 A	B	C	D1	E	F1	G	H1	I	J	期段
114	▲	▲																				▲					早期
113	▲					▲			▲▲								▲									▲	早期
13																▲▲											中期
92													▲														晚期
1							▲																				晚期
2									▲																		晚期
8													▲											▲▲			晚期
31												▲▲▲										▲▲					晚期
62													▲▲▲									▲▲▲▲					晚期
64															▲▲										▲▲▲▲		晚期
93												▲明器	▲▲▲									▲▲▲▲▲					春秋
102												▲▲▲										▲▲▲▲					春秋
6081	▲			▲							▲						▲▲										1
6069						▲	▲	▲									▲										1
6195						▲	▲		▲								▲▲										1
6210				▲	▲	▲											▲▲										1
6308				▲		▲			▲								▲▲										2



说明:频率以墓葬为单位,一座墓葬出土多件,按一件计。

按照频率统计,鼎的出现频率最高的是Cb2(直垂腹平耳无扉棱鼎)27次。其次为Bb2(垂圆腹平耳无扉棱鼎)8次。Ba2(垂圆腹纽耳无扉棱鼎)7次。Ca2(直垂腹纽耳无扉棱鼎)5次。F1(圆腹立耳鼎)5次。F2(圆腹附耳鼎)4次。A1(方角方鼎)3次。D(折腹鼎)2次。其余各出现1次。

鼎A1、A2、Ba1、Ba2、Bb1、E、G仅见于早期,Bb2大多见于早期,一座墓葬(M6071)见于中期3段,Ca2在曲村墓地见于早期,北赵M1见于晚期,Cb1见于早期,Cb2从早到晚都有发现,I(仅见于北赵M13)发现在中期,D见于中晚期,F1、F2(仅见于北赵)、H1(仅见于北赵)只发现于晚期。

簋的出现频率由高到低是A(敞口垂腹双耳簋)15次。其次为F1(敛口鼓腹双耳簋)6次。C(敞口圆腹双耳簋)4次。J(敞口竖直腹双耳簋)4次。B(敛口垂腹双耳簋)2次。其余各出现1次。

簋A、C、D1、J只见于早期,E、G只见于中期,B、H1、I只见于晚期,F1早中晚期都存在。

由此可以将鼎簋的分类按早中晚期列表:

	鼎	簋
早期	A1、A2、Ba1、Ba2、Bb1、E、G、Bb2、Ca2、Cb1、Cb2	A、C、D1、J、F1
中期	Bb2、Cb2、D、I	E、G、F1
晚期	Ca2、Cb2、D、F1、F2、H1	B、H1、I、F1

以上只是就鼎簋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和统计,并就其出现频率和时间段进行了划分,从而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型式的鼎簋出现在一定的时期,并就其组合关系得到一个大致印象。不过我们更关心的是鼎簋使用上的搭配关系及其功能上的意义和原因。

北赵墓地发表的材料十分有限,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M31组开始出现所谓的列鼎及其鼎簋的固定组合关系,而此前的情况限于材料还不十分清楚。

纽耳鼎大多出现在早期,除了1例(北赵M1)出现在晚期外其余均在早期。在早期墓葬中一般仅出一件,其口径有大有小,但并非所有早期墓葬都有发现,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这种纽耳鼎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其功能与其他鼎有异。在曲村三鼎以上的墓葬中都有纽耳鼎的存在,而三鼎以下的部分墓葬也有纽耳鼎,不普遍,可见纽耳鼎具有特殊的

地位。二、这种纽耳鼎到早期之后就很少使用了。由于北赵墓地资料发表有限,我们对晋侯墓地纽耳鼎的使用情况还不明了。

## 五、用鼎、用簋、鼎簋的组合及其特点

### 用鼎情况:

1. 早期用鼎采用不同型式鼎的组合方式,其中三鼎墓均有一件纽耳鼎,二鼎墓大多有一件纽耳鼎,一鼎墓用纽耳鼎的较少(北赵墓地报道材料有限,情况不明)。

2. 曲村墓地中期的铜器墓均为一鼎墓,缺乏鼎的组合,难以说明用鼎的实际情况,这些一鼎墓葬中没有发现纽耳鼎。北赵墓地中期墓葬报道不详,用鼎情况不明。

3. 晚期曲村墓地缺乏二鼎以上的墓葬,二鼎墓葬的用鼎并不成列,而是采用不同型式的鼎的组合方式,由此可见,列鼎只存在于三鼎以上的墓葬中。

4. 无论曲村墓地还是北赵墓地的鼎是否成列,其用鼎数量的多少与墓主的级别(身份、地位)成正比关系,列鼎礼一旦形成,则用鼎数量相对稳定。

5. 一般来说一座墓葬的用鼎大小不一,罕见或不见一座墓葬出土形制、大小、纹饰完全相同的诸鼎,这与鼎的使用功能具有密切的关系,不同型式的鼎或同一型式不同体量的鼎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实物功能。

6. 从曲村和北赵墓地来看,使用方鼎的墓主显然具有较高的级别,而且方鼎仅存在于早期的墓葬中,仅见于三鼎以上的墓葬。

### 用簋情况:

1. 早期,北赵墓地限于资料,情况不明,北赵墓地簋的成对(形制、大小、纹饰一致)出现,从可见资料看,始于M8,而曲村墓地自早期开始就是如此,其形制、纹饰、大小一致,如M6081即如此。但是早期墓葬中的簋并非都成对,如M6197、M6214、M6231等使用的两件簋就不同型,但是二鼎以上的墓葬中凡使用两簋者都是成对(形制、大小、纹饰一致)出现。

2. 中期,曲村和北赵墓地资料缺乏,北赵墓地资料报道不详,曲村墓地不见多于一簋的墓葬,因此中期簋的使用情况不明。

3. 晚期北赵墓地自M31始以列簋形式出现,曲村墓地晚期不见三鼎以上墓葬,所见二簋同形成对。

由此可见,列鼎与列簋的含义是不相同的,列鼎



强调同形,必由大到小排列,而列簋强调同形,必大小一致。从曲村墓地的情形推断列簋的出现早于列鼎,当鼎还处于大小不等、形态不同的早期时,成对(形制大小纹饰一致)的列簋即已存在,但早期列簋并未严格地推行,有些墓葬的簋并非如此。曲村墓地限于发掘资料的区域性看不到严格意义上的列鼎列簋,而北赵墓地可见的资料显示 M31 始用列鼎。那么曲村和北赵墓地列鼎出现以前和出现以后,其鼎簋的数量和搭配方式如何呢?下面作具体考察。

北赵晋侯墓地列鼎出现前	北赵晋侯墓地列鼎出现后
M113 为 8 鼎 6 簋	M31 为 3 鼎 2 簋
M13 为 5 鼎 4 簋	M62 为 3 鼎 4 簋
M91 为 7 鼎 5 簋	M64 为 5 鼎 4 簋
M92 为 2 鼎 2 簋	M63 为 3 鼎 2 簋
	M93 为 5 鼎 6 簋
	M102 为 3 鼎 4 簋

曲村墓地由于没有发现列鼎列簋墓葬,因此我们按照早中晚三期划分来考察。

早期:

M6081 为 4 鼎 2 簋 M6069 为 3 鼎 1 簋	M6080 为 2 鼎 2 簋 M6197 为 2 鼎 2 簋	M6054 为 1 鼎 1 簋 M6121 为 1 鼎 1 簋	M6105 为 1 鼎 M6126 为 1 鼎	M6123 为 1 鬲 M7161 为 1 簋
M6195 为 3 鼎 2 簋	M6231 为 2 鼎 2 簋	M6127 为 1 鼎 1 簋	M6179 为 1 鼎	
M6210 为 3 鼎 2 簋	M6214 为 2 鼎 2 簋	M6130 为 1 鼎 1 簋	M6235 为 1 鼎	
M6308 为 3 鼎 2 簋		M6131 为 1 鼎 1 簋	M6204 为 1 鼎	
		M6190 为 1 鼎 1 簋	M6242 为 1 鼎	
		M6243 为 1 鼎 1 簋	M6372 为 1 鼎	
		M6434 为 1 鼎 1 簋	M7003 为 1 鼎	
		M7005 为 1 鼎 1 簋	M7004 为 1 鼎	
		M6496 为 1 鼎 1 簋	M7146 为 1 鼎	
		M7165 为 1 鼎 1 簋	M7185 为 1 鼎	

中期:

M6071 为 1 鼎 1 簋	M7014 为 1 鼎
M6384 为 1 鼎 1 簋	M7029 为 1 鼎
M7113 为 1 鼎 1 簋	M7052 为 1 鼎
M7164 为 1 鼎 1 盆	M7092 为 1 鼎
M7176 为 1 鼎 1 盆	M7095 为 1 鼎

晚期:

M5189 为 2 鼎 2 簋	M5150 为 1 鼎 1 簋	M6390 为 1 鼎	M7070 为 1 簋
-----------------	-----------------	-------------	-------------

由此归纳出以下几点:

1. 方鼎不能计入圆鼎数内,则 M113 为 7 鼎 6 簋, M6081 为 3 鼎 2 簋,可见前期用鼎虽不成列,但鼎簋相配之数有一定的礼数要求,即三鼎以上的墓葬用鼎一般为奇数,如北赵晋侯墓地可用 7、5 鼎之数,而曲村墓地可用 3 鼎之数,簋则以偶数居多,间有奇数,如北赵晋侯墓地 M91 为 5 簋,曲村 M6069 为 1 簋。

2. 北赵晋侯墓地列鼎形成后,鼎用奇数,簋用偶数的习俗则被固定下来,簋数少于鼎数或多于鼎数,则视墓主的配食情况而定,其地位或有高下之别。

3. 北赵晋侯墓地用鼎用簋数量归纳如下: 7 鼎 6 簋(1 例), 7 鼎 5 簋(1 例), 5 鼎 6 簋(1 例), 5 鼎 4 簋(2 例), 3 鼎 4 簋(2 例), 3 鼎 2 簋(2 例), 2 鼎 2 簋(1 例)。共 7 种组合。

4. 曲村墓地中晚期墓葬较少,且没有 3 鼎及其 3 鼎以上墓葬,无法考察列鼎的形成。但是曲村墓地从早到晚 3 鼎、2 鼎、1 鼎甚至无鼎铜器墓葬发现多座,对于考察用鼎用簋的情况有一定的意义。曲村墓地用鼎用簋数量归纳如下: 3 鼎 2 簋(4 例), 3 鼎 1 簋(1 例), 2 鼎 2 簋(5 例), 1 鼎 1 簋(14 例), 1 鼎 1 盆(2 例), 1 鼎 1 簋(1 例), 1 鼎(17 例), 1 鬲(1 例), 1 簋(2 例)。共 9 种组合。如果将盆和簋看作簋的替代品,则可合并为 7 种组合。

5. 若将北赵墓地和曲村墓地青铜器组合合并,可得到以下几种组合: 7 鼎 6 簋(1 例), 7 鼎 5 簋(1 例), 5 鼎 6 簋(1 例), 5 鼎 4 簋(2 例), 3 鼎 4 簋(2 例), 3 鼎 2 簋(6 例), 3 鼎 1 簋(1 例), 2 鼎 2 簋或簋(6 例), 1 鼎 1 簋或盆或簋(17 例), 1 鼎(17 例), 1 鬲(1 例), 1 簋(2 例)。共 12 种组合。从这 12 种组合中我们可以看出,鼎数 7、5、3、2、1 或 0,簋数 6、5、4、2、

1、0。鼎数中唯2鼎为偶数,簋数中5簋者1例,1簋者多例。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个规律,鼎数以奇数为主,簋数以偶数为主,2鼎配2簋,决不配1簋,1簋基本上配1鼎为常例。可见在北赵和曲村墓地无论用鼎簋是否成列,都遵守一定的礼制常数。也就是说,从二墓地的青铜鼎簋随葬情况可以看出用鼎用簋礼在西周早期就已经比较成熟,它与列鼎列簋礼的形成是两回事情,或者说,用鼎簋礼的规范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完成,礼制秩序早已存在,列鼎列簋礼的形成较晚,并不说明礼制的完善较晚,它只是西周礼制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变革,与鼎簋的礼仪功能发生变化可能存在必然的联系。

## 六、结 论

1. 鼎的出现频率最高的是Cb2(直垂腹平耳无扉棱鼎)。簋的出现频率最高的是A(敞口垂腹双耳簋)。早中晚期鼎簋的组合及其形态存在变化。

2. 纽耳鼎大多出现在早期,一般每墓仅出一件。曲村三鼎以上的墓葬中都有纽耳鼎的存在,而三鼎以下的部分墓葬也有纽耳鼎,纽耳鼎到早期之后就很少使用了。纽耳鼎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其功能与其他鼎当有异。

3. 列鼎只存在于三鼎以上的墓葬中。用鼎数量的多少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成正比例关系。列鼎礼一旦形成,则用鼎数量相对稳定。墓葬用鼎大小不一,不同型式的鼎或同一型式不同体量的鼎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实物功能。使用方鼎的墓主显然具有较高的级别,而且方鼎仅存在于三鼎以上的早期墓葬中。曲村墓地自早期开始就使用列簋,二鼎以上的墓葬中凡使用两簋者都是同形出现。

4. 列鼎与列簋的含义是不相同的,列簋的出现早于列鼎,早期用鼎虽不成列,但鼎簋相配之数有一定的礼数要求。

5. 北赵墓地和曲村墓地鼎簋共有12种组合形式。鼎数以奇数为主,簋数以偶数为主,无论用鼎簋是否成列,大致遵守一定的礼制常数。用鼎用簋礼在西周早期就已经比较成熟<sup>[7]</sup>,它与列鼎列簋礼的形成是两回事情,鼎簋使用礼的规范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完成,礼制秩序早已存在,列鼎列簋礼的形成较晚,并不说明礼制的完善较晚,它只是西周礼制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变革,与鼎簋的礼仪功能发生变化可能存在必然的联系。

6. 周代三礼及《公羊传》何休的注<sup>[8]</sup>等战国秦汉

文献及汉代注疏涉及到的用鼎簋礼应该是西周晚期或东周时期中原某一地域实际情况的反映,它不能作为西周古礼来套用。

[1] 本文使用“礼”的叫法,取义彭林先生语“礼通行于贵族之中,即‘礼不下庶人’”,见《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第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月。又《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云“器以藏礼”。

[2]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一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

[3]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天马一曲村 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4] 宋建《关于西周时期的用鼎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2期,1979年第1期。(又收入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王飞《用鼎制度兴衰异议》,《文博》1986年第6期。林沅《周代用鼎制度商榷》,《林沅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杜迺松《从列鼎制度看“克己复礼”的反动性》,《考古》1976年第1期。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邱德修《商周用鼎制度之理论基础》(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限定版。

[5] 本文鼎簋的分类采用的资料包括天马一曲村墓地、绛县横水墓地和翼城大河口墓地等。

[6] 多位学者曾指出“列鼎”的叫法是不正确的,本文作者赞同其说,但为行文和大家理解方便仍沿用旧称。“列簋”的叫法同之。

[7] 宋建《关于西周时期的用鼎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他说“可以肯定,西周早期周人的鼎制已经完全形成。西周时期,用鼎的表现形式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的意见是正确的。

[8] 国学整理社《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四》,总第2214页,世界书局影印,1935年12月。

(作者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